

文 學 叢 刊

前 曙

劉 北 汜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前 曙

汜北劉

目次

1

山村·····	一
綠·····	三
野生的花·····	五
海·····	八
不眠夜·····	〇
崖下·····	二
生命·····	四
指楸林·····	六

115839

火塔	一八
夏蟲	二〇
雷	二三
2		
水磨房	一六
紅牆	一九
花轎	三一
寄柩所	三三
瓦鑿	三五
石橋	三七
老樹	三九
路碑	四一

3

荒原·····四四

迴音·····四七

夾谷·····四九

青石子·····五一

4

曙前·····五三

廢墟·····五五

陌生的·····五八

脚音·····六一

小徑·····六四

陽光·····六六

秋	六八
花和老人	〇
鞭子	七二
等待	四
埋葬	七六
口哨	七八

山村

山腳下一個村莊，白天看來是那麼小和樸素，每到晚
火亮起來，像似最亮的星，每夜都閃爍在那裏。

那是並沒有多少人家的村子，隱蔽在樹林裏，隨着山坡而有所起伏，好像原是建在山頂上，之後才沖積到山腳下來的。人們能夠從遙遠的地方看出村後叢山中的崗巒，深谷，哪裏被山洪扯裂過。而一入黃昏，一有了燈，它們底光亮便彷彿陡地把空際攪混了，層層的山都漫起煙霧，天和地之間再難分出界限來。

有時，天上有雲了，聚集在西方的天空中，被將暝的夕陽染上黃色和紅色，無聲地變幻，折疊，一切會在這片光亮裏新鮮起來，染着最後的陽光的



田野也會顯得更鮮艷，更光亮，我們這才看清那嵌在對面山腳下的村莊。

那不像是每晚亮起多少燈火的地方，那是寒愴而破舊的。

我從遙遠的地方向它張望。而在一個黃昏，懷着年青的好奇，終於，我走向它了。

我幻想着一個奇蹟底出現，想着每個明耀着燈火的夜晚。

黑暗掩蓋着土地，黑夜裏，燈火是太少了呵。

忽然，村落上空一團藍煙被耀眼的燈光燃亮了，村背後山崗上，不知什麼時候蓋起一家工廠，而且開工了。

在戰爭裏，我們底工廠在一切不易爲敵人發現的地方茁長，我們底工人是在緘默中工作着的。燈火亮了，我們底工人夜間都不休息。

我在受着機器底震撼的村道上走着，我看見二十個以上的年青的村人匆匆走上山去，談笑着，而且哼着歌子。

綠

白天，從窗口望向鎮子，我能看到的是一片屋瓦底灰色，無數泥土牆底灰褐色。狹窄的，鵝卵石鋪成的村道從我底住處彎曲地伸向村中心，兩旁終年佈滿污濁的糞草堆和尿坑。房屋全部是古舊的式樣：四合房，緊圍住一方偻偻的天井。業已倒塌的房屋如今都已做爲了豢養豬羊的地方，多少籬柵都瀰爛而傾斜了，沒有誰去整理牠們。

坐在窗前，每天我能看到的只是這個小小的灰舊的世界。這壓迫着我整個的心胸。

冬天，是如此漫長地圍繞着我們。

寒冷的冬天底夜裏，我常常不能熟睡，常因爲附近孩子底哭聲而失眠。

我渴望着晴朗的日子。

而這一瞬間，在我全部寂靜的鄉村生活裏，在我空洞的心裏，一天一天延續下來的煩燥裏，在繼續了多久的一切痛楚之後，我底渴望是更深了。

無從數清的陰黯的日子過去了，而我憧憬着，我有了深邃的對於綠色的懷念和祝福

綠象徵着自由的生命，每一點綠色都能給人以生長底力量。

想起來一個綠色的季節應該來了時，我立刻起來開着窗子。冬天來後就不會動過的窗子，現在是拂滿塵埃和蛛網了。

開着窗子，同時企盼着窗子爲我打開一片綠色的世界，我是儘可能地睜大着眼睛，我底企盼是深的，邃遠的。

野生的花

麥子成熟了，許多孩子都跑進麥地裏採摘一種小的豆莢。

穿着紅的小襖，花洋布小襖，在村子四周的不論哪一塊麥田裏，都可以看到她們。她們給田野帶來了鮮艷，給單調的黃綠色田野加染了色彩。

豆莢是長在一種有齒葉片的小棵植物上的，捏開每只豆莢的尖端，便可以吹出一種細膩爽亮的聲音，空氣好像也隨了漾成一片波紋，輕輕撲到你底身邊，輕輕揉着你，帶來愉快和輕鬆，好像一切都因此而浮動起來。

但不管怎樣吹，同樣的豆莢含在我嘴裏時，却再也發不出一點聲音。

她們却笑着跑開了，離開我，發出嘲弄的喧囂，奔向麥田，留下來一片更響亮的聲音，彷彿麥田也隨着她們底聲音在動，彷彿那些聲音就是從麥田

裏發出的，充滿田野底氣息。

在村邊我又遇見她們，每人髮上都插了些白色的野生的花朵，正在緊緊擠成一團傾談着什麼，在她們中間是一個胸前掛了只白色大花球的更幼小的女孩子。她們正在爭執着誰該最先來觸摸那只大花球，而被圍在中間的女孩子，神色嚴肅得像受了驚嚇，兩手牢牢擋在花球底外圍，誰也不許碰上去，露出焦灼得要哭的樣子。

她們先是低聲談着，不久却扔掉各人底花朵，紛紛跑散了。

被圍在中間的孩子胸前底花球已被搶得粉碎了。她臉頰癢癢了半天，彷彿才覺醒過來，知道了自己底花球被搶爛的意義而哭起來。她底浸遍了淚水的小手裏緊緊握住那個滿佈了齒印，已不能吹響的豆莢。

我默默地望着她們，傾聽着她們底聲音。

漸漸遠了，連那個自以為闖了大禍而哭着回去的女孩子也遠了，我仍然

沒有動。

我繼續留在被摔開的，甚至被踐踏了的花朵和豆莢前面。才在幾分鐘前，這些花朵和豆莢都還被珍貴着，被每一隻小手把玩着，連她們自己也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會擲掉牠們，而此刻，命運竟如此不同了。

我感到悵惘和詫異，我默默祝禱着，就永遠讓她們不知道一個大人所想的和她們所想的有多麼不同吧，如果這中間沒有距離，還有什麼世間的感情值得讚美呢？

海

夜裏，我們時常幻想山坡下一片黑暗的田野是大海。

這個夏天，我是住在一座小山頂上，環繞着山脚的是綠色田野，遙遙地展開，遙遙地溶成一片，一入夜，只要是山脚下人家有燈火閃爍的時候，一片濃厚的霧氣便已籠到田野底海上，於是我們想像那是海。

我憧憬着，每天，黃昏後，我習慣地坐到山坡上，等待海。

我於是會想像星星底影子印在了海上，月亮一出來，我們便會從面前廣漠的黑色裏找到月影，而想像底船像就載了我浮遊。我覺得品味了海水，而嘴裏也像有着鹹味了。

海水是鹹的，海灘上，落潮後，跟着會留下潔白的鹽底結晶。

無涯的湛藍的海上，翩翩着海鷗，而海浪，隨着海鷗歡躍，咆哮。

往往。正當我沉迷在遼闊的思索裏，忘懷自己和別人的時候，山脚下突然有一片嘈雜的聲浪響起來，附近鐵工廠裏的工人已散工，出來散步了。他們緩緩地走，粗厲，狂放地歌唱，聲浪尖銳地旋動，攏緊而又放鬆，跟着是一陣追逐，呼喊和狂笑，立刻，在這聲音裏，村莊，樹木，星星，彷彿都帶着相同的激動而過去，什麼都過去了。慢慢地，才發現我仍還坐在草地上，沒有海，身體也頓然感到寒冷，天在黑下去，連山底邊沿也不見了。

在黑夜底包圍裏，我能聽到胸口跳動的聲音。

我底心，是突然地變得火熱而窒塞，我應着那狂放的歌唱發出咆哮似地歡呼。

我們是無涯的海上底行人，海展開曠闊的自由，海要我們逐向嚮往的世界。

不眠夜

風挾着雨絲打在棉薄的窗紙上。夜底氣息有一點涼，一點恐怖和窒息。遠處，村外湍急的水流在咆哮地流動，帶着沙啞和低嘯，像風搖着柏樹，像誰在翻攪水流，而水，反抗着，翻滾着，風一來，這聲音便也隨着揚開來。

雨連綿着，雨絲是纖細的。我底胸膛因了長時間的悶塞而痛苦着。

我極力想着一些事情，隨了風聲，雨聲，我底思索跌進一片紛雜，使我忘了寒冷和雨夜，忘了輕輕掃動窗紙的風也正掃在我底面孔上。

我聽到胸膛跳動的聲音，聽到枕邊的錶正走着它機械迢遙的道路。時間在消逝着，時間毫無停滯地逝去了。

外面是黑的，落着綿綿的細雨。夜已深了，但我仍沒有立刻要睡下的意思。我在想着一些不能了解的事情。

我聽到雨聲中一絲沉濁的聲響遠遠地盪過來，如同風吼，又像是誰家的犬吠聲，但我却分不出究竟這是什麼聲音，是從哪一個方向來的。好像又被喚到了過去，喚進我孤獨地渡過的那些日子，在荒涼的異地，在暗夜中，對自己底生命我是重又感覺無比地輕蔑了，朦朧間却好像業已體會了全部坎坷的人生。

夜，一切要睡眠的都已睡下了，而我並不能睡下。我底胸膛繼續落在窒困中。

我站向窗前，打開窗，向着滿是風雨的窗外深深地呼吸，捶着胸膛。

崖 下

在明亮的春天的下午，在小村附近底道路上，我過着上午。

山路穿過菜圃，河，山坡，隨着山坡底起伏，灣曲，它一時降進谷裏，一時又以同樣的坡度在對面隆起的小山上昇起來。

蠶豆已結了實，在傍着崖脚流過的溪流旁邊，滿開着一種黃色和藍色的。小花。在另外的山坡上，在荒草中，也嵌滿這類小花。雖是野生的花，却都有着濕潤的顏色，有着一切的恬靜和美麗，單只它們淡泊的樣子，看了也就令人喜悅。

滿滿地，在路側土崖上，全開着這種小花，和一種白色的有蔓的花。它們開遍了每一個地方，在枯草叢裏，在高大的柏樹幹上都有它們。它們底纖

長有刺的枝蔓爬上了每個可爬的地方，散發出一種清香的氣息。

它們全在風裏微微擺動着，好像爲了要人喜愛這個村子，才在欣悅地開着，歡迎我這陌生的客人。崖底昇高了，它們也跟着昇上去，但我仍然一伸手便能採到它們。

它們全那麼白，使我想到了北方底雪，想到了花園和棉花，想到我底手指許會觸到它們。

我底頭上浮起一片白雲，但我仍然分得清那些是白色的花朵，它們並沒有因爲襯了相同顏色的雲而被湮沒，仍然恬靜而美麗，使我更無意觸摸他們。

生命

村間底駐軍清除了堆在各處底垃圾，用紅土粉刷了每個民房底牆壁，描上大幅漫畫和標語之後，還在村後小山頂上修了只茅亭，和通達茅亭的路。

路從村邊繞向山脚，緩緩昇向茅亭，黃黃的有如一條帶子，就在這段道路上，我發現了一棵剛剛茁長的幼芽。

顏色淡淡的，葉片那麼小，但也有着引人的光澤和綠色，在堅硬乾燥的黃土路上，在附近一片荒涼中，它顯示了唯一的生機，默默地，誰也不會注意到它，但它長出來了。

這才在開始的生命，這透露着幾分柔弱的新芽，雖然說不出它底名字，我却不敢觸動它一下，我怕會不經心撞破它什麼地方。我只站在它底附近，

默默地看着它。它還不到我底鞋尖高，牠底枝幹是纖細的，牠底葉片也太單薄了，越多看一會它，我越覺得怕去觸摸它。

它像是經不了風，更經不住一下躡似的。

但它底細小的枝幹上却滿滿生着刺，白而發着晦淡的光的刺，一閃出被我攔住的陽光，這些小刺便現出來了。

每個葉片上也長滿同樣的小刺，好像預料到會有人躡它才生長起來的。

它自然地給了我一份戒心，我也真的不敢去觸動它了，雖不一定被刺痛，我還是不想把手伸出來。

我慢慢在它底面前蹲下，我不想鏟除它，也沒有踏碎它的意思，我只是想更仔細地看看它，爲了這個有刺的生命，爲了這是使人不敢冒犯的生命。

柏樹林

我們經過一片柏樹林去採摘桃花。

當對面的山一天天綠了，桃花也盛開了，我們是巴不得立刻就跑過去，摘些花來裝飾一下屋子的。

我們底屋子靠近一座陰森的廟宇。每天，不論黃昏或黎明，都能聽到從那裏傳來的烏鴉叫聲，終日不停，拉長了噪音，而廟宇，這時便起着回音，應着烏鴉底叫聲而散播着恐怖。

我們希冀帶回些花朵，希冀這樣能爲這有着朽木底氣味的屋子撒下一點新鮮的氣息。我們全是困倦的，在這個四圍是山的村子裏。

我們困滯地，疲乏地穿行在柏樹林間滿是蕪草的道路上，聽到脚下底枯

草被踏出聲音。

我們不經意間看到，就在枯草中，在一方風蝕了的墓碑下面散擲着一些冥錢和香燭，然而又分明並不是有意留在那裏的。

墳頂已經塌陷了，墓碑上底字跡也全模糊了，生滿了苔而且傾斜下來，誰還記得這下面的人呢？

在稠密的柏樹林裏，在人生短促的生活裏，我恍然覺到我是那麼小，那麼微弱，走在這片柏林裏時我底胸膛也甚至緊縮起來。

我底心，突然地變得沉重，除了走出去看看外面陽光底世界，再沒有旁的心情了。

願日光永照着撲捉光亮的生命。

火焰

村人們從穀倉裏抓住一隻大老鼠，用火鉗夾到空曠的打穀場上，決定燒死牠。

「燒死牠！」

這包含了無限憎恨的聲音喊着。但牠並沒有就死。很久之後牠仍然活着，火焰從牠底背脊燒向牠底脚上，牠仍還發着繼續無力的叫聲，那看來已經沒有知覺的腿仍在抽搖，還沒有着火的灰色的下頷也仍在起伏，窒息地呼喘着。

火焰燃在牠底頭上了，牠底長眉毛被燒落了，牠底黑色的鬍鬚也斷了，捲曲了，原是半睜的眼睛慢慢合起來，牠底耳朵跟着也變焦了。

但牠還沒有死。很久之後，火焰已經熄滅了，昇起了燒焦的氣味，尾尖也燒成了黑色，背脊上底毛也全燒禿了，牠底下頷和腹部仍在低微地喘動着，牠底嘴也還在微微地開合。

我看了看圍在圈子內外的人。人們都只默默地低了頭站着，沒有一個動的。幾個小孩子蹲在底前面，但他們也是緘默的。

太陽是亮的，打穀場顯得很黃，很耀眼，燒死的老鼠身上還冒着淡淡的藍煙，還有着焦臭味。

「攢牠一下！再攢牠一下！看牠活轉來……」突然一個人喊，粗重的拳頭揮起來，人們湧動了一下，跟着便報復地，放鬆地，喜悅地笑了。

人們了却一件天大的責任似的離開了打穀場。

我也急急地離開了那個地方，沒有回頭，也沒有停頓地裹在人羣裏走進村街。

夏 蟲

燈火亮處集滿了種種小昆蟲。

在我底桌上爬着蜘蛛，蚊虻，細腰蜂和燈蛾。在映滿燈光的窗紙上也爬着牠們。

能飛的就繞着我底頭頂飛，撞衝着我底面頰和眼睛，它們不時跌進茶杯裏，或墨盒裏，常常使我得停下筆來。它們飛撲窗紙的聲音也使我不能安靜。長脚的大蜘蛛則靜伏在窗紙上，高舉着兩隻前脚，窺伺蚊虻，或一隻夜遊的蒼蠅。在窗紙上巡行的細脚蜘蛛，威武得如同巡邏隊員，一觸及它們底獵物，便以它們所有的細腿，和豆粒一般的身體一齊壓下，但時常這要撲空的，那些細腿是笨拙的。

最大的甲蟲是孩子們所說的「牛屎公公」。有着褐黑色的背甲，渾圓的身體，有勾的腿腳，一經落到桌上，便彷彿再也懶於發動它底龐大身軀飛行，而就在我底桌布上迂緩地爬起來，笨重得像牛，像豬，用手阻它，它便繞着手指走，觸背甲時，牠便思忖似地停下。有時，它因而變得憤怒，開始憤憤地咬噬桌布，用力翹起後腿，但它跌翻了，爲表示憤怒，它吱吱不清地隨後叫起來，在它底腰上顯出一圈黃色的纖毛，同時，顯露出它圓亮的肚子。

就在這時，窗外有什麼叫了，從殘破的窗洞口上，迅速有一只壁虎底三角頭伸進來，如像在威嚇着誰，瞬動着蛇一樣可憎的眼睛，下頷不住地掀動，一隻巨蚊已被它攔在嘴裏了。而在這一瞬之間，當我揚手趕它時，我發覺什麼都被我攪亂了。

伏在暖水壺上的兩隻燈蛾立刻飛開，窗紙上無數爬伏的長腿蜘蛛發生了動亂，所有伏在窗紙上的蚊蟲，甲蟲全飛散了，壁虎底頭也沒有了，在桌布

上遊蕩了很久的牛屎公公已嚴肅地準備起飛，翅翼發出一陣沉重而冗長的聲音，突然又因為撞到窗紙上而跌落下來……。

爲需要光而來的，爲利用光而來的，在這個夏天底夜裏，都聚集在我面前了，燈火發出昏冥的光芒，跳躍在這一片混亂的中心。

我感覺憤怒地跳起來，揮動着掃帚向一切的壁虎和蜘蛛作出猛烈地搏擊。

我想起牧人，在黑暗的曠野守護羊羣。……

雷

我們是這麼偶然地遇見在這個小小的村鎮裏，聽她說立刻要回去，明天又將走開的時候，我心裏是茫然的。

外面已經黑了，天陰沉着，遠處不斷地傳來雷聲，像是就會有雨到來的樣子，而且分明會是一場急雨，從遠遠閃起的電光和雷聲，我知道那裏雨已很大了。

友人却固執着要回去。我們站在屋前底曠地上，緊緊地彼此握了手，生怕一撒開了再難握回來。

我們緊握着手走下崎嶇的山坡，山路是不平的，在黑黑的山徑裏踏着不熟悉的道路，在我底面前，我看出她底步伐是有力而堅決的。

『生活就是磨練，受不起的只有滅亡，這祇有你自己底意志負責。因此，我不願意浪費時光了，在將來底日子中，我要做出我所能做的，甚至於貢獻出自己。』

兩年前她說出這些話，儘管疑惑她不會遠行，不會離開她底友人太遙遠，她却真的不再出現了，收到她從遙遠的戰地寄來的信件才知道她真已走出那麼遠，那路徑是一向爲人畏怯的。

戰爭使我們遇見又離開了，都以爲再見將不可能時，我們却又在這荒僻的山村撞見了。

沉沉的雷聲就在我們底四周擴散着，滾着，不斷地閃出通亮的電光，照明着附近的土地。

雨也終於來了，雨點沉重地淋打在我底身上，也起了風，不斷地揭起我底衣襟。

她也已走出很遠了，我底目力已不再能追及她，天已全然黯淡下來。我底呼喚的聲音也全部爲風雨截住了。

但陡地，在急驟的閃電裏，在村外底道路上，我重又看到她了，她繼續在走，風雨像正負氣地襲取着她那顆不易倒下的生命，彷彿那已不是她，而是一個不可搖曳的力量了。但另一次閃電起來時，我却什麼也看不出了。

水磨房

村邊底水磨坊是很久以前便停頓的，房頂漏雨，門已許久不曾開啓過，門前底石板上也已潮濕得滿生起苔來。

麥子成熟時，人們不再把成車的收穫物送到水磨房來，成熟的稻子全都運到城裏去。圍着水磨房的田地春來都灌了水，隨了季節底更替，磨房一天天在黯淡，而且霉爛了，彷彿就會在春汛時被水沖開去。

附近石板路上，終日都有到城裏的馱馬羣經過。常常地，在路旁，靠近石橋，我能看到一位盲目的老和尚跪在那裏向路人乞討。他好像就住在村子底附近，但人們却很少有關心到他住在哪裏的，有了行人時，他便也坐在那裏，不動地，如同石橋旁一只舊污的石獅子。

有時，鐵匠也會帶着他底傢俱到磨房附近來，爲人造一只斧頭，或爲人改鑄一把菜刀。鐵匠走開時地上總會留下成堆的炭灰，雨一來，便隨着泥水一道流進田裏去，泥土隨也成了黑色的。

隨着天氣底陰黯，隨着淒涼的景色，我底情緒也隨着壞起來，從我底窗子望出去，我能看見水磨房以不動的姿態立在那裏，縱或下雨天，彷彿雨水也並不能淋淨上面底塵土，而且在沿着地面底牆根上，也總是生着一層層厚的青苔，就是在午間白靜的陽光裏，我能看到的也只是水磨房灰黯的屋頂而已。

祇要磨房底主人還在，大石碾該是每日都隆隆地轉着的，而我也會默默地站在磨盤底前面，傾聽着從石碾發出的轟轟響聲。這聲音將是我平靜生活裏的點綴，將會是鄉間樸素的胸前所插的花朵。

我輕輕地打開窗子，忘了是在幻想裏。但隨即，我終又失望了，我重

又瞥見了這古老的水磨房，沒有誰開動過，缺少着光亮和聲音，帶着終古的沉默面臨着我，遮沒了我的視線。

紅牆

村外圍着紅土牆，它那麼長，以致我走近它底轉折處時，不得不離開來，遠遠轉過身，才能望到它底尾端。它太長，而在春天底綠色裏，它底色調却太濃豔了，並不因浸在一片綠色的稻秧間而變了顏色。

村子就圍在它底中間，但我却聽不出村間底任何聲音，好像這長長的紅牆遮住了一切，那些陳舊的房子，那些住着牲畜也住着人的地方，那些朽腐的草屋頂，都在它底面前被隔絕，早就停留在另一個世界裏邊。

它立在那裏，沒有石基，沒有瓦片底遮攔，風雨來時也就那麼光裸地臨着風雨，好像它就是那片土地底一部分，有着相同的紅褐色，相同的起伏，彎曲和堅硬，它一直伸向前面，圍着村子，護着村子，延進田地裏。

沿着它外面底土地上滿生了白色的木香花，在草叢上，在荒僻的村間，每一朵小花都是美麗的點綴，都閃出光輝。

紅牆，白的花，淳樸的點綴着鄉村，爲每一個城裏來的旅人招來喜悅和興奮。

黃昏時，我看到幾個騎了水牛從田裏回來的孩子，三個人擠在一條水牛背上，臉孔紅脹着，繞過紅牆外面污濁的水塘和糞堆，順着石板路，轉向村裏去，而我也不得不动身離去了。

在我底記憶裏，在我只能站在遙遠的地方回望着才在早晨離開的城市時，它底繁囂和紊亂，它底冷淡和熱情，一條街或一家熟稔的店舖，無謂的煩擾和不快，都已失去了分量。

花轎

在相同的一天，相同的時分，村街上出現了兩頂花轎。

說是花轎，實際已是舊轎了，沒有鮮妍的顏色，畫在轎窗玻璃上的花卉人物還可以看出一花一葉來，顏色却已混濁了，黑膩得不成樣子。轎頂底黑漆也已剝落下來，停在小街底路旁，竟像是置身在風雨裏，經了過於悠久的時日，就要蝕化了，散爛了，可也就是這樣的轎子，坐上新嫁娘，四個轎夫同時呵喝了一聲，迅速地便抬了起來。

鼓樂手跟着也開始了吹打，臉孔紅漲着，緩緩地走在轎子前面，吹出單調而平板的聲音。

彷彿太沉重了，隨着轎桿底顫動，轎身也有節奏地響起來。慢慢地，當

花轎走遠了，花轎底顏色也顯得混沌了，就連披在轎頂底紅洋布也失了色彩的時候，村裏人仍然站在村街底屋簷下用目光追隨着，張着嘴，凝視着前面，都彷彿隨了遠行的花轎也走過一段吃力的路程，過去又被喚回來，都有所留戀和品味。

一個老人最先走過街心來，隨着他過來的是兩個孩子，他們是爲了被老人遮住視線，才跑過來，想再追上花轎看看的。

坐過了花轎底人，已再沒有多看一眼花轎的意思，沒有碰過花轎的孩子，却都被吸引住了。但誰能說舊轎破了的時候，裝造新轎的人不又是那些老人？花轎是那麼耀眼地顫動地被抬在肩上，出現在每一條村路上！

在這個小小的村鎮裏，有過傷心的故事，也有過被稱羨的婚姻，可是如今都很少聽人說起了。人們只是默默地，彷彿跟隨着古舊的花轎在旅行，一時回到過去，一時又走向朦朧的未來。

寄柩所

寄柩所是被冷落了的，在全部的鄉村裏，只有這一帶顯得冷清而安靜，沒有人喜歡走近這個寄滿棺木的大院落。

它離開村子有一里路遠，但從來寄柩的人都是從城裏下來的，一把靈柩放在這裏，就很少再有人來。它在村人們底眼裏顯得淡漠，它在人們底心裏如同已然消失了的形象，摔掉的白玫瑰花，被遺棄的不幸的靈魂。它不知建在什麼年月，它門上底紅漆如今也已成了灰土色，像似立在後面的柏樹幹底顏色，生在牆頭上底雜草已都成爲黃色了。早晨，陽光透過柏樹林，射到它底門樓上，望過去竟有如一幅隔年的風景畫，在塵土和時日底腳跡下面已毫沒有色素。鑲在門框邊沿上底金色也已陳舊得無從辨識，再難看出哪裏漆

過綠色的彩釉，哪裏描過金，哪裏底木質花紋當初彫刻得怎樣地細緻。這已全是離開記憶太久的東西，再不易捕捉到的美麗。

就在這些塵土重重的屋宇裏，柏蔭裏，記憶裏的人物安息着，酣睡着，也不知道又該有多少人物離開記憶了。

我覺得我正也分担了一份悲哀，一當我走近它，聽到裏面烏鴉底叫聲，小松鼠咬噬柏實和什麼東西落向地上的時候。

終於這樣的一天來到了：不知從哪裏，從幾時起，古舊的寄柩所底門前又熱鬧起來，好像歷史重又翻了一次身，過去和現在重又聚會了，人們忙碌着，爲死者帶來香火，紙箔，酒食和供菜，坐在陰黯的角落裏傷心地哭泣，號叫，像用了淚水來濕潤這失去彩色的地方，都哭得又痛苦又悲哀。我諦聽着，彷彿爲了拜訪一個闊別得太久的友人，我也在附近一座頹陷的坟墓前面停下了。

瓦 窰

在這麼一個四圍全是山，荒涼而貧瘠的山，一小塊耕田都需要肥料的山地裏，却有着無數的盆瓦作坊，散在每個山腰裏，每個濱近河岸的高崗上。

順着山坡爬上去的窰房都是很大，很長的，有許多窗子似的間隔，彷彿一條條不動的巨大的怪物爬伏在各個山脚。有月的晚上，它們同樣以可怕的形象爬伏在村邊，黑黑的，像似所有的黑暗都發自那裏。

一近街天，待燒的器皿便全數裝進窰房去，小罐，缸，花盆，綠的花瓶和油燈盞。每一種器皿上畫着相同的圖案。窰工們整日都集在陰濕的作坊中捏製着，循着窰旁曲折的道路昇上窰頂，再循着下來。在柴炭加好，封固了窰口，就可以點火的時候，在附近，水牛已開始在和好了水的陶泥間無休無

止地踏着了，發出喝喝的聲音，灰色的泥漿四濺着，甚至落進左近的油桶缸裏去。火不久便也昇起來，無盡的濃黑的煙噴向天空裏，松枝燃燒的聲音不絕地響着，迴繞着，一直要繼續上幾個日夜。

於是街天一到，成羣的馱馬便都集向窰場來，在光澤發亮的，才出窰的缸罐之間默默地站着選擇，街道旁隨也會擺滿陶器，新鮮的閃着亮。而在遙遠的山脚和河邊，馬鈴聲多了，蹄聲清脆地滿馱了陶器走過去。

街天過去了，窰房重又漸漸飽滿起來，裝滿了新的待燒的貨品。

年複一年地，窰房保持着它底古舊的樣式，和相同的顧主。新窰修起了，但並不會有任何新的改變。

石橋

石橋附近空開的草棚裏，逢到街子天，煩囂的聲浪是不容易傳來的，這時候我們便能看到那個釘馬蹄鐵的人了。

就在那間空敞的屋子裏，他支起可以折疊的小皮橙子，按好鐵砧，在一方陳舊的油布上擺出所有的蹄鐵，擺出小茶壺，工作於是便開始了，用他底錘子和斧頭在鐵砧上敲出一種洪亮的響聲，清脆而有節奏，而遙遠，於是人們都會跑出來看。

他也醫馬。這是村間底大事了，病馬底主人會滿頭流着汗，在鐵匠底身邊忙亂着，理着各種東西，一手拉住馬轡，一邊幫鐵匠把滿瓢湯藥給馬嚥下去。

若是給馬打蹄鐵，是會連石橋上，小河邊都站滿了人看的。

馬椿按在距橋頭不遠的地方。每次，被削下的蹄片都會很快地被人拾去做藥材，或被檢去埋在花盆裏作肥料。一到街天，石橋附近底人更會陡然地增多，一層層的人，緊圍了馬椿，沉默地，看着釘蹄鐵的人緩慢地做完每件工作。

人們都散開後，釘蹄鐵的人還會站在馬椿旁一些時候，爲了一匹不馴的馬把馬椿搖動了，必須修理，或爲了疲倦。

直到這時，我才看出來，他很高，很瘦，而且黑，也很老了，臉上有着深深的皺紋和疲倦，眼也模糊了，完全不像他低下頭，坐在草棚裏忙碌地揮着鐵錘，釘蹄鐵時的樣子，而像是突然地從青年來到老年了。

老樹

我帶着一種嚮往的心情上山去。一個鬍子花白的人告訴我這是一座名山，山上廟宇裏還完好地保有着幾百年前的柏樹。

廟宇底簷角全已頹毀，黑黝的圓柱被層層青苔所噬蝕，已經朽爛了，黃色的瓦壠上已經生起飯碗粗的小榆樹，風鈴，那繫了多少誠篤和浪漫的心，現在已不能聽見響聲了，已不再有一只完好的風鈴。

大殿裏的黝黑的，數不清的塑像底身上全蒙着厚厚的塵土，香爐裏已久久不會點燃過香火了。

但每一尊塑像好像還在等待什麼，等待最後的棄絕，等待累積在他們身上底塵土一旦把牠們壓倒。塵土是埋沒了牠們底嘴唇，而又埋沒了牠們底面

孔的。我彷彿地聽到了牠們窒悶的呼吸和飲泣，似乎就在黑夜中，在荒徑上，那些幽魂在嘶聲詛罵着遠古的塑像者把牠們交付給塵世，似乎那些端坐在廊簷下的小塑像，壁角落處方桌上的小神像，守寺門的神像，每一個塑像底嘴唇都在掀動，用牠們僅有的語言訴說有生以來的悲苦。

柏樹就長在大殿前面的場坪上。牠粗到使人吃驚的程度，蒼淡的針葉鬍鬚一樣垂下來。

我仰着頭，而牠是太高，太高了，我竟然不能攀下牠底一枝一葉來。

牠是那麼高高的，啞默地立在大殿前面，而且經過了幾百年。

幾百年，日子是逐漸寂寞了的。似乎有了廟宇時，這株柏樹也就被栽在那裏，某一天廟宇倒了，這株老樹該也隨着倒下，被砍伐，或枯萎吧。

我站着沒有動，我有的只是一種淡淡的對於不幸的存在底憐憫心。

路 碑

山坡沿着村後展開去，荒涼，遼闊，沒有樹木和花草，春天快完了，却還看不出鮮艷的色彩來，仍只是一片黃漫和灰褐。村中人有時趕了牛上去，但牠們並不肯停留下來。找不出可吃的東西，羊羣也是很快便跑開，奔向遠遠的山崖去。

在山崖那裏，在谷地中，在接近山坡的河岸上，草已很長很綠了，開起了黃色的水芹菜花和豆花。

在田壟間，常有成羣的孩童捕捉水溝間的小魚，滿腿泥漿，用面盆或小鐵桶把捕得的魚帶回來，滿漾着，連同田螺和蝦子。

只有山坡上終日都是寂寥的，却是這荒涼的地方，在一方指路碑底前

面，我們把一個下午渡過了。

碑已豎立很久了，看不清字跡，滿生着苔蘚，我們並不能因為有了牠而探明道路。

每一條爬向山坡去的路徑都經過牠；又從牠爬開去，奔向遙遠的一片山石或叢林。

多少人行經了牠底面前？行經這片荒蕪？多少人從它確知了要去的方向，立這方碑的人又是什麼樣子？……也許，有一個時期多少人要從這裏走過的，都向着不同的地方，都已走了很久的路。那時候這裏並不這麼荒涼，充滿了荒烟和寂寞，山坡下也許還沒有人家，只不過一片荒土，而現在；這些過路的人全已不知去向了。

住在山坡下村裏底人家也全已經歷了許多年代了。

頹平的墳，荒蕪了的路徑，風蝕的路碑以外，過去好像再不會留給現在

一些什麼。

在這個接近人烟而實在荒涼的地方，在枯寂的氣息裏，映着黃昏底光芒，我看到路碑底影子和我底影子並列地映在荒地上，帶有着相同的寂寞和冷清，而我也竟像是悠忽地經歷了這一切“渡過好幾個荒涼世紀了。

荒原

遠遠的山裏落着雨。山是綿互的，荒涼的。雲，棉花似的，霧樣的重重地堆在那裏，浸沒着山巖。我在山巔上走着。

而這時很快來到我記憶中的，是渡我過了多少冬天的嚴實的小屋。在北方，我們是習慣住在一種不透風雪的小屋裏的，我們底小屋建在冬天滿生着紅色榛葉樹的山邊，從山脚到山巔，一片紅色，我們和我們底小屋便被這紅色包圍着。我們爬山，在狼藉的落葉堆中拾取橡實，從積雪上追尋禽獸底腳跡。我們底足跡踏過整個的山，我們全被這紅色包圍着。

山巔常常是有着棉花似的積雪的。

山，在冬天，是綿互的，突出着堅實積雪的胸膛。

在北方底山邊下，我們嚴肅地，認真地渡着冬天。

我們愉快地發出歌唱，在潔白的雪掩着的土地上，我們生活，笑，每點雪花底飄蕩都使我們底心活躍。

迎着雨，現在我是在遙遠的南方底荒原上了。我匆匆走着。我在走着一段不知什麼地方才是終點的道路。

遠遠的山裏在落雨。

我突然地打着冷顫，想起這是南方底冬天了。但我仍然能看見，在路旁，在衰敗的草叢深處，滿生着一種紫色的鐘形小花朵。它們怯生生地立着，纖小的莖葉像就會在對於它們是太大的宇宙裏消滅下來，但它們固執地存在着。它們當着寒冷的冬天在生長。

它們底小花瓣有的是那麼新鮮而濃重的紫色。

它們開在荒原的路旁，開遍在荒原底每個地方，隨處都有它們。它們以

紫色包圍着每個路人。

注視着它們，我底心裏低低唸着：『你紫色的小花，你寂寞的，茁壯的小花……』彷彿面對了親切的友人，彷彿重又在我底小屋裏守着紅紅的爐火，或是走在生滿紅色榛葉樹的山邊上，我失去了荒涼寂寞的感覺，我不感覺是在趕路了。

我小心地在荒原底道路上踏下脚去，許久許久注視着它們，忘却了寒冷和無邊的荒涼。

迴音

上了船又下船，却是我們底馬固執地不肯隨着下來。牠在戀念着另一船上的一匹雌馬，想嗅過去，而害怕船底動盪。牠底褐色的瞳孔中飽含着一种怯懦的光，一種乞求，一種無言的痛苦。

牠好叫罵，從不馴服於鞭撻和叫罵。牠久久地嗅着別的馬匹遺下的糞便，久久地裂出牙齒，仰了頭抽搐，發出爽朗而悶抑的叫聲。牠底嘴角間流出因咀嚼而生的污濁的沫液。

『這不要臉的馬！』

同伴罵。當牠又一次停下，嗅着遺留在路中的糞便時，同伴便用力鞭撻牠。鞭子落下去，沉濁地發出響聲，使牠紅色的背脊滾起一道微灰的浪紋，

使牠恐懼地閃躲，生滿毛的皮膚也起着嚴重的戰慄。

可是，在另一匹雌馬出現的時候，牠照例又叫着，嘯着，不顧鞭撻地追逐起來。牠撲過去，馱在背上的幾件行李在幾次地竄跳之後完全跌散，然後牠更狂熱了，牠叫，跑，兩隻後腿同時向後踢。……

同伴底臉色在變化，紅脹而洋溢着殘酷。他重又舉起鞭子。

鞭子更沉重地打下去，馬腿起着更利害的戰抖。向每一次鞭擊，我們底馬做出痛苦顧盼。

我們重新上路，開始走着河谷間底陡險的道路。初秋底濃烈的陽光撒滿河谷，河對面樹葉泛起紅色，天空高遠而透明。秋天底河谷帶出無比的美麗容納着我們這批客人。同伴恢復了愉快，哼起一支歌。

突然，就在河對岸樹叢中，一匹馬向這邊叫起來了，而一種清脆的迴音迅速便在對面懸崖間昇了起來，那是我們底馬，是牠重又爽朗地呼嘯着。

夾谷

白色的路已經模糊了，在天邊，在不可測知的遠方，紅色的雲霞正被塗抹着，山峯一樣的雲成了淡青色的溪流，變為池塘，變為煙，輕輕地繚繞在一片黃色的田野上，一刻後又成為深紫色的顆粒而懸混着，被一片黑鬱蓋沒了。太陽似乎被什麼拉着，發燒地向下墜落。

「快瞧，太陽落了！」

他是這樣瞧的，一隻手覆在右眼眉毛上，左眼閉着，腳也停了下來。

馬蹄聲落進山洪沖開的夾谷，又從夾谷盡頭的山脚下奔過的時候，我們重又被展在眼前的漫山野的大松林驚嚇住了。

沒有邊際的，向重疊的山嶺展開去的松林底上端，高聳的松頂上面，染

着陽光，如罩上濃厚的黃色的霧氛，一直毗連上淡紫色的天邊。遠遠的山頂上也同樣的爲紅色的陽光罩着，而在谷裏，沒有陽光，已全是陰影了。空氣潮濕而且悶倦，綠色的河岸邊上開滿黃色的水芹菜花，蒲公英花，岩石上垂生着植條叢子。小河邊上鋪展着鵝卵石，四圍是錯落着的土崗，山坡和荒蕪的草地，狹窄的小水溝中却滿印了駱馬底蹄印。幾隻大鳥叫着從天空飛過，一些大馬蜂在河邊飛繞着。黃昏已更近了。

却是昏黯裏一點淡紅色的光亮在前面閃動起來，看不清有多遠，然而那光亮是鮮明的。同伴突然擰開我底手，自己跑向前面了。

『不用你拉了！』同伴叫，向着一點光亮，一點不動的，凍結一樣的輕微的火光發出他底純白的歡呼。

我們繼續上路。悠長的路，正是通向我們久久尋覓的人家的。

青石子

小的，青色的石粒藏在沙中，在崖邊，緊緊被握在我底手裏。

我覺出了一種輕微的溫熱。這熱力是從青石身上發出來的。緊緊握着牠，看着陽光下牠底閃閃發光的稜角和青鬱的顏色，我感到喜悅，彷彿誰在我底身邊爲我寂寞的旅行說着默禱的話語。

我在想着友人說過的一句話：『人們都願意活在記憶裏。』爲了想一些事情，想着離開了的友人，我底脚步是變得迂緩了。

不知怎麼，我重又走近那個最後和友人握別的地方。那是在河邊底沙灘上，在充滿清淡的河水底氣味，柳蒿味的潮濕的空氣裏站着，我和友人都感到了呼吸底困難和促迫。我們在微黃的沙上踏下無數凌亂的腳跡。

我們彷彿都在尋覓着什麼，又似乎在找着原不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我們在尋覓一種青色的小石子。

祇是害怕那麼默默地面對着，我們都有了一塊青色的石子。牠從友人底手裏傳到我底手裏，牠仍然保有着友人手上發出的溫熱。我握着牠，我感到緘默而又沒有話說。

忘記了是在哪一天我第二次走過這長着柳蒿的地方。我常常走過這個地方。我忘了是在什麼時候，一塊青色的石子又緊緊被握在我底手裏。

我輕輕撫弄着牠，爲了我愛的牠底藍色，我也不願放開牠。

祇是爲了這點藍色，爲了這樣我底眼睛才不致觸及十分的荒涼，我才有喜悅。我底旅途原是那麼荒涼而寂寞的。

在短短的旅途中，只有小的青色的石子做爲了我底陪伴人，而且要伴我到更遠，更冷的地方。

曙前

我住在一所古舊的宅第裏邊。圍着它，是無數破落的民房和無數的柏樹所充塞住的一個古廟底大院落。

太陽天天明耀地出現着，然而，天天我們底庭院是黯澹的。

古廟中的柏樹影整天陰森地鋪滿在我屋前的院地上，映着樹影，新砌的土牆是顯得悽惻而黯鬱的。

當挑水人每天黎明時到來，用竹帚刷洗缸底的淤泥，響起一片嘩嘩的水聲時，我知道這是起身的时候了。隨後，牆外會有人吆喝起羊羣，會有一陣清澈的鈴聲漾進院落裏。之後，午間過去，夜晚到了，我會照例地聽到同院一個老人底咳聲，那暗啞的，痛苦的聲音好像就拴在我底耳邊上，沉重地壓

着我，而從院子底另一側上，我聽到一聲冗長的夢囈和咬着牙齒的聲音，那是從一個有點半瘋的人屋中發出的。每晚他都不能安靜。

沒有明耀的陽光，沒有活動，沒有談笑和爭吵，默默地活在黑鬱的世界裏，我知道人們是有着菜一樣難看的臉色的。

——明天，太陽昇起了，陽光會透過陰影，照出一片光輝，罩住整天整年在陰翳中的生命吧？

望着一點點閃亮的星子，我禁不住地祈求着，我向黯澹的院落裏顧盼，等待着天亮。

廢墟

殘破的，裂開隙縫的，被鑿穿了洞的，給塵土埋着；或是給更破碎的瓦礫埋着的殘瓦該有多少呢？一個小時以前還完好地站着的城市，現在有多少民房、學校、商店，建築物，在敵機瘋狂地轟炸下成爲廢墟呢？

有多少無辜者葬身在廢墟下面，多少傷者匍匐在廢墟中間？

我想着，我憤怒地走在廣大的廢墟上面。

想起來一個小時之前這城市還靜靜伏着，我住的小房也還那麼完好，此刻，我無法制止我底憤怒了。

房子是在一個月前才租下的，牠暫時安頓了我搖搖不定的心，我掃出塵土，廢紙，垃圾，在不平的泥地上安置了床鋪。走出去，站在城牆上，我可

以看見我底小屋就在城腳底下，嵌在多少相類的灰色屋頂中間，但我一臥便認出了它底所在。

我認識它底每一塊瓦，每根窗格，我默默地爲我暫時的安靜感着幸福。

小屋裏還不止藏着我一個人底快樂，它成爲許多友人談話，吃茶，聚會的地方。在這個城市裏，友人們都各自有一個家，但每個家同樣都爲了敵機底肆虐而破裂了。

友情，溫暖着我們底破裂的心，我們漾着潮熱的淚水，用彼此底祝福，相同的仇恨和願望，緊密地生活在一起。

祇有這時候，我們底生命才像變得沉重，具有力量，向我們底敵人，我們拋出最大的憎恨。

現在，走在廢墟上面，我記起了每個朋友和我底小屋。但我心裏祇有着敵人底更其貓惡的面貌了。

一座房屋正在燃燒，救火車嚎叫着穿過堆滿瓦礫的街道開過去。

担架隊過去了，門板上抬着的傷者也過去了。血滴落在燒焦的瓦礫上，人們繞過血漬向前走着，一個老婦人無聲地，用手掩住她流血的額角。

城市底每一個角落都在燃燒，救火車，在每條街道上嚎叫着。

警鐘急迫地發出聲響，從成爲了廢墟的這城市底上空向下，向人們發出情急地召喚。……

我疾行在人流裏，感受着相同的苦難，走近另一片火場。

人流，沉默地停在火場底四周，瞪着被火光染紅的眼睛。

火使我們底內心燃燒，火要我們記取血底報復。

我說不出話，我在人們底沉默中用力握住拳，緊倚在人們一起。

陌生的

我在無意間走進這條街道，我跟踪着一個於我並不陌生的影子走着。

在這個城市裏，有多少次我們都不經意地碰見過，而每次碰見時，望着他沮喪的臉色，我是祇有沉默的。

在這個陌生，亂雜，古舊的城市裏，在這個正被敵機殘酷地轟炸，破壞着的城市裏，爲着尋覓住處，人們整天徘徊在街道上，爲着雨天或寒冷的日子沒有可去的地方，人們得終日偎縮在自己底小屋裏，在相同的遭遇裏人們是沒有時間關注別人底命運的。

我常常看到他一個人默默地蹲在人家底門簷下休息，他一天天瘦了，走路的速度也大不像先前了，他彷彿突然蒼老得多，但每次經過他底身邊，我

却不敢較近地停下來看看他。

在太陽好的日子，我還能看到他帶着蒙塵似的污穢面孔出現在街上，眼窩上罩着暗影，脚步匆忙而雜亂，好像誰正在等待他，某種責罵正待他去接受，而在人羣擁擠的地方，他却祇安閒地站向一旁等待，並不焦燥着擠過去。

我底眼睛不再能離開他。如同一種自然底力底吸引，一種偶合，一看到他，雖沒有要窺看他什麼祕密的意思，我底眼光却總自然地移到他底身上，而當他偶然也觸到我底眼光，發覺他眼色裏的惶恐被拆穿了，他正祕密期待什麼的心也被暴露了時，他每次又都很快地轉回身，走向前面去。

就這樣，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裏，我們見了，立刻又分散，沒有一句應酬的話，也沒有聽到各自底聲音。

我們將一直都是陌生的，在這個城市裏，然而，每個陌生的眼光却是如

此深沉地叫我感動。

這陌生的城市和一切陌生的人，是用了緘默告訴我如何忍受一切苦難的日子的。我們並不陌生。

苦難逼臨着中國底土地。

苦難叫我們飽含着相同的憤怒，恥辱，希望和決心，走在一條道路上。

脚音

我好像爲了尋覓什麼，從很遠的地方又繞回這個巷子。我悵惘地踏在巷裏不平的道路上。

我已不再能記起有多久我沒有來過這裏，這個曾經是我底家和朋友們底家的地方。朋友們一離去我也就離開了這裏，現在，對我它竟是如此生疏了。

我摸索着，而且睜大了眼睛。我底兩腳和眼睛都因爲吃力而感到痛楚，但我仍不能從這片夜色裏辨別出什麼曾經是我熟悉的，房屋，門簷，或一段道路。

夜是靜的，夜緊緊地扣着這個城。

慢慢地我聽到一聲微弱的呼吸，這是一個人底聲音，他也在走路，但不知爲什麼，他也走得那麼緩慢，好像從來不曾走過這個巷子。

我輕輕跟着他，但我底心裏却升起了第一次經過這裏時一位友人底話語，好像她還在我底身邊，這微小的呼吸正是她的，好像我還能觸到她微溫的氣息，但我立刻又記起她早晨的來信裏說起的：

『……近來常是覺得我被朋友們遺忘了，於是我也常常想有遺忘人家底必要。我總是希望忘了一些人，一些事情，可是——我不大善忘。當我想起一些朋友來時，我不大能忍住我底傷感，雖然我口口聲聲說，我老了，沒有什麼事可以讓我悲哀或讓我快樂。……』

我記起來信底每個字句，我從字句裏看到那拿着筆的攏緊的手指。

夜已深了，却不知怎麼，我流了淚，但我知道我底臉色是快慰的，我底眼睛是笑着的。

望着這個曾經給了我多少喜悅的屋子，就是在回味裏，我仍然能覺出一種溫暖和幸福，我底眼前也好像突然敞亮起來。

我想着而且走着，我底耳邊重又起了那個沙沙的腳音，我這才發覺這個走在陌生道路上的人並沒有離開我多遠，而我底心却久已離開他了。

小徑

爲着一個人，我曾經在很多黑夜裏，在走向她底住處底小徑上，心跳着說出每次都使自己臉熱的話。我說：『看到前面的燈我便感到周圍都突然閃起亮來。』我說：『希望這是永久的。……』

前面的燈正是擺放在她底窗前的。

燈光照亮了我們底路途，也是這點光亮在寒夜中爲我們帶來溫暖的。

爲着另一個人，現在我是住進一條沒有燈的巷子裏來了。

不知道誰在路側倒的垃圾，也不知哪一家的孩子在路中壘放了成堆的石子，第一次回來，在沒有燈的黯夜裏，我便被拌跌了。

我無法從黑暗中辨出路徑底所在，我祇能模糊地看出一些屋子底黑影

來。這些影子，全彷彿浮在前面，很黯，很沉重，決不像是什麼房屋，而只彷彿是一團黝黑的氣體，沉重地低浮在那裏，不再有小窗底燈光照亮路途，也不再有任何友人在身邊。

我踏着踉蹌的步子，把脚提得很高，生怕拌跌到什麼東西上面。我彷彿才從一片黑黑的氣體中走出來，仍在向另一團黑黝的氣體走着，昏昏的，麻木的，雖然明明知道是在回家的路上，却分不出哪裏是我底屋子。

不知道經過多久我才摸索到了門前，也不知又過了多久門才被叫開來，我却太疲倦了，門從裏面打開時，我仍然軟軟地依靠在門框上面，彷彿經過很久的跋涉才到那裏，連眼睛也感到酸澀了。

我站在那裏，忘了還站在身邊的開門人，忘了自己。

夜是靜的，我從遙遠的地方才聽到一聲誰底微小的呼喚。

陽光

靠近牆腳，每天我可以看到一個枯瘦的女人站在那裏，陪同她生病的孩子晒太陽。

她默默地坐着，孩子也默默坐着，每天陽光從對面兩所高高的樓房漏進院裏，她們便已坐在了那裏，等待太陽出來。

陽光照在地上的祇有很小的一塊三角形，剛剛能罩得住她們兩個人。到了下午，太陽橫過院子，光芒恰好觸到一根晾衣服的繩索上，於是這片光影又被割裂了，牠從一個三角形變為兩個三角形，牠底色彩變濃了些，而繩索底黑影恰好便掠過她們底臉孔上。

在正午，她們底身旁時常還睡着一隻病狗，黃白摻雜的皮毛很多已脫落

下來，已經是老狗了，牠底背脊就依靠着那個孩子底膝部。孩子在地上爬着，張撒着的小的黑污的手舉到空中，如像從空氣裏撈取着什麼，一邊哼叫着，却從不曾看見那隻老狗在這時候醒過，牠祇是牢牢地閉着眼睛，安心而滿足地臥在她們底旁邊。

她們相依爲命似地緊緊地依偎在可能得到的陽光中，彷彿從沒有留心到任何人，任何她們身邊底事情。

每天我會看到這個女人和孩子和她們底狗，每天我也會望到對面兩所高高聳起的樓房。

但我不敢驚動她們。在她們眼裏，我知道我是完全陌生的，我祇站在遠處默默地向着她們，向着那一方包圍了她們底小片的陽光，那屬於她們底唯一的光熱，默默地爲她們祝禱。

秋

門前夾道兩旁小榆樹叢砌成的矮籬，秋來變成了黃色，也憔悴了，從長長的過道底這一端看向那一端，狹窄的路面上滿鋪了枯敗的榆葉，道路兩旁不再有葱鬱的草木，兩旁灰色的牆壁顯得更high，天底藍色更淡薄，距離也似乎更遠了。

這是秋天，我底心境似乎也染有了夾道間底寂寞，終日的寂寥和陰暗使我底心裏也彷彿蒙上了荒涼。

窄窄的過道中常只起着我底脚步回音，單調而又空洞，難得望到一點明亮的光輝。我常常不能忘却那些時辰：一些虔敬到頭髮斑白的老女人帶出濃厚的敬畏神情，發顫地在大銅爐裏插下香火，以痛苦的彎度作揖，叩頭，

張大着紫皺的嘴唇，而每一隻眼睛，都凝視向罩着塵土因而失去光澤的神底金色面孔。時間過去了，然後她們感受到安慰，情緒得到了滿足，末後，在這樣的節日之後，我看到出來打掃庭院和夾道的老和尚，耐心而緘默地掃除着塵土，碎紙片，被踏爛的聖潔的香箔，沒有燃盡的冥紙和神燭，而最後，一當黃昏降下，大門朗然合上了，於是也就只剩了夾道中全部的荒涼，落葉，乾萎的樹叢。

節日遠了，每一天黃昏，我仍然能夠看到着了黑色僧袍的老和尚垂了頭在夾道中匆忙地進出，步子很小，很輕，沒有聲音，蝙蝠一樣地浸在黃昏底黑暗裏，祇在經過我底眼前時，我才可以看出他剃光的頭頂上不很整齊地嵌了八顆發着黯光的圓點。等到夾道裏空氣漸漸靜謐了時，會又突然響起一陣清脆的鉢聲，單調地揚向空氣裏去。這是老和尚脫去那身黑色僧袍的時候了，而我也隨着有了無限的怠惰和倦意。

花和老人

院落裏擺滿了盆花，隔不上三五步就有一個磚砌的花壇，較高的茶樹開着大而鮮紅的花朵，遇到陽光從對面高聳的房角瀉下，蒙了塵土的厚葉片也染上黃色時，這狹窄的小院落便也顯得富饒起來，陽光會一直穿過葉隙落到地面上，堆在花草根上的泥土彷彿也染上一片金黃了。

矮樹籬底盡頭還堆滿了大大小小的空花盆，一個六角形的花壇就砌在矮籬底前面，盆柏，蠟梅以外，還有着同樣高的葉片稀少的花樹。沒有陽光照到這裏來，大部分陽光都被對面高聳的樓房遮掩住，不到黃昏，這裏便已是夜了。

葡萄樹已經枯萎，在正房和耳房之間的晾衣繩上，時時會滿晾起衣服，

由一個老婦人呆在葡萄架下洗起的。

花屬於一個衰老的老人，他每天親自澆花，剪理花葉，花蕾，插枝或分根。他底背有些駝，有着咳嗽病，臉色經常是枯黃的，面孔皺折着，連瞳孔上也像有了皺折。每天我能看到他蹲在那裏理着花朵，直到疲倦的時候。他底手指不是剪剔花葉便是忙着翻弄泥土。他總在工作。

院子是靜的，望着老人，望着花，我知道老人過得並不寂寞。

鞭子

附近人家新養了一隻小猴，主人白天用鐵鍊把牠拴在簷下一條桌腿上，晚間把牠安置在一隻小木籠裏。小猴底年齡不過兩歲，身材小，滿臉生着細軟的毫毛，就連叫聲也還是微小的，但主人已在忙着訓練牠了，要牠穿衣，戴帽，做人，做戲，翻跟斗，使花槍。孩子們也就整天聚在院落裏，叫喚着學猴叫，院子裏從此是絕少安靜了。

我却很少看見牠閒着的時候。一個午間我看見牠是躺在桌上晒太陽，頭，身體，軟軟地貼着桌面，閉着眼睛，深深地呼喘着。當牠底胸膛突然地脹起，腹部開始抽搐，縮小，隨後牠鼓起的胸口又降低，嘴緩緩張開的時候，我聽到牠叫了。牠閉了眼睛，痛苦而吵啞地叫了兩聲，便又深深地呼喘

起來。另一個午間，我又被吵醒了，這回却不是猴底叫聲而是主人底叫喚：

「敬禮！敬禮！你媽啦，你想動？……忘記啦？你不敬啦？——敬禮！你摸到哪兒去啦？」

圍着小猴的是幾個骯髒的野孩子，每個人都惴惴地，戒備地握着竹竿或石子，望着小猴。站在圈子中間的也正是那主人，他在笑，有幾粒尖形的牙齒從他紫色的唇中突出來。他底手裏握着一隻鞭子。小猴，半蹲着，右手笨拙地舉在額頭上，緊閉了眼睛，正在學敬禮。

牠閉着眼睛，牠在忍受着那會突然而來的鞭擊。

如果不是一條鞭子放在牠底面前，如果不是眼前有一隻粗暴的手可以扼住牠底喉嚨，是不是一切又得另說了呢？

是不是又得另說了呢？當小猴也有了憤怒，或始終不會憤怒的時候？

等 待

當車馬底聲音消失了，人聲沉寂了，我仍然沒有睡。我在等待一位遠來的友人。我要向他說出我底被壓抑的憤怒，我底窒悶。

夜已經深了，在這個春天底森涼的夜晚，我爲着這個過久的期待而感出異常的寒冷同疲倦。燈火也很快就熄滅了，微弱的光亮已不能照明整個屋子。

遠遠一列火車在隆隆地響着，之後，一點點微弱了，我却分不清車是開近來抑是開走的。我聽到半空裏有一絲沉濁的音響在旋轉，但我不能分清那是什麼聲音。

在這個狹窄的屋子裏，爲了燈火黯，爲了沒有可以消磨時間的東西，我是一直粘坐着等待下來的。茶水已經冷卻了，水壺裏底水也不再是溫熱的，

而等待中的友人仍還沒有來。

默默地沉思着一些友人底面孔和聲音，我便覺得有了短暫的幸福。離開親近的友人太久了，應着我底呼喚的聲音也沒有了，我是並不能忘懷他們，和存在我們之間的友情的。

然而，當另一個聲音響起來，隣家一位久病的人突然發出痛苦的喊聲時，我底思索立刻又被割斷，忘了是爲着什麼而等待，而只想呼喊了。

我站起來狠狠地用手揉着胸膛，揉着眼睛。

我走出去，在空曠的院地上作着深深地呼吸，極力擴張着胸部，恨不得從我底被擠壓的體腔中把一切的憤怒都嘔吐出來。

埋葬

從墓地回來，她重又哭着了。雖然她勉強笑着，瞳孔上閃着光輝，兩隻眼睛，兩隻小燈似地閃在燈光裏，在我們面前亮了起來，看着我也看着每一個人，但留在她眼圈上的紅潤，她底發澀的話語，却都令我們深深地不安，當她一走進來，而且強作笑容的時候。

只在十天當中，我們相繼地埋葬了她底姐姐和她底哥哥。她不再有別的親人，她底姐姐和哥哥原也應該繼續活着的，然而年青並不足矜恃，年青的生命並沒有給他們幸福。惡性傷寒攫走了他們，同時，把可怕的孤單留給了他們底妹妹。

沒有注意到放在門邊茶几上的茶杯，她一進來便把它碰翻了。她自己選

了一只椅子坐下，放在椅上的紙匣也被她坐扁了。

她失去了寧靜，她強制自己笑着，忘記了她那濕潤的眼睛。

我禁不住地也揚起了手，偷偷揩着眼角。而且，我分明看到另一些陪她送葬的人也在偷偷地落淚了。

世界，這個看來如此廣闊，如此深邃的世界，對於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還有什麼比失了家更爲殘酷的？在這個世界上，她現在只是孤單的個人，她於是想到該走了，走出這個世界，或躲入另一個世界。……

但我不想猜測什麼了，我也沒有說出話來，我因爲她眼裏重又凝聚在淚水上的光輝而沉默着。——同情，那是怎樣無力的東西！

我止不住地沉思着，我在默默中說出祝福，向着一個茁長的生命發出歡呼，睜大了我含淚的眼睛。

口哨

隔着窗子，我看到的是一片鬱黯的夜色，一點點星光。我聽到一聲短促的口哨在不遠的夾道間滑過來。

哨音是短促的，瞬即淹沒在狗底叫聲裏。

白天，在窗格之間，我可以看出聚結的漿糊，累積的污穢和塵埃。我記起窗角上一個小蜘蛛整天在那裏細心補綴它底網，用纖細的網緊緊繫住牠小小的生命。我記起那些輕視自己的時辰，記起我在怎樣望着窗格，想着一切發生在屋內外的事情。

現在，我不再能望出這些，透過映着燈光的赤裸的窗格，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黑的夜色。

我也不再能聽出模糊的市聲。幾百步以外便是大街，路燈很亮，燈光在壁上映出一片滲黃色，常常有的汽車叫聲現在已經沉寂，我們底院子也全然是靜寥的。

口哨繼續地吹着。

深曠的院落裏應着哨音也微微地響起了回音。

那是他，我底啞隣人吹起的。

他啞，跛，近視，眼圈上圍着層層的皺紋，他顯得不是年青人。他說話，所有臉上底肌肉都起着皺折，因而臉孔紅漲着，但他不忘記裂出牙齒笑，他呀呀地說話，聲音裏裝滿痛苦。

正是他那個比較急的脚步聲，隔着窗子，我立刻便聽出那是他回來了。

我聽到他很快地邁過門檻，走進院子，進了他自己底小屋。他開了燈，於是院子裏不再那麼陰黯了，而他底扭裂着的蠟黃色面孔彷彿又浮進燈光裏

來，他仍然在吹着。

口哨，短促而響亮，一個從牙齒間擠出來的聲音，一種被抑壓的痛苦底叫喚，一個啞了的人吹的。

我底感情隨了它在靜夜底黑暗中馳奔，因為激動，我底心跳更急了。

（一九四四年三月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卅一日在昆明寫。）



有版權

前 曙
作 記 北 劉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慶路
鹿國路
生路
活路
出弄
版八
社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三元五角

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
第 九 集
共 十 六 冊

夜鶯曲	盧靜	中篇	人世百圖	靳以	散文
風雪	王西彥	中篇	日邊隨筆	李廣田	散文
伊瓦魯河畔	白明	短篇	錦帆集外	黃裳	散文
災魂	田濤	短篇	生之勝利	方敬	散文
大姊	鄭定文	短篇	曙前	劉北汜	散文
株守	吳岩	短篇	短簡	巴金	書信
山水	馮至	散文	青春	李健吾	劇本
還鄉記	何其芳	散文	旗	穆旦	詩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82
72-1013
J

2

72-1013



3.20